

笑傲江湖



余坦坦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笑邀江湖

余坦坦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笑傲江湖/余坦坦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9.

ISBN 978-7-216-05292-4

I. 笑…

II. 余…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8035号

笑傲江湖

余坦坦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印刷: 武汉嘉亨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1/32
字数: 350千字
版次: 2007年9月第1版
书号: ISBN 978-7-216-05292-4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 14.25
插页: 2
印次: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0.00元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余坦坦同志留念

攀峰无归景
穿雾有新天

刘西尧



己未年
十月十一日

原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将军题

不怨蒼天生蓋茨
欣然有伴爭鰲頭

劉緒貽題



著名美国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题

你们青年人在文学上还是 大有作为的[※] (代序)

中国现代和当代著名作家 碧野

你写“武汉文化名人”，这很好！武汉有很多值得写的人。武汉在中国的文学事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过很大的贡献，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作家都很多，作品也都很多，应该好好地研究研究，应该好好地写一写。这些工作，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做啦。

关于我的作品，1993年出了一套^①，有4本，里面基本上都收了。关于我的经历，那套书里有一卷，是第四卷，叫《人生的花与果》，就是我写的一本回忆录，也可以叫自传。《人生的花与果》记录了我一生主要的革命经历和文学上的经历，你可以找来看一看，这里我也就不谈了。

这里我只想谈一谈我的成名作。关于我的成名作，有

※本文是根据碧野先生与本书作者的3次谈话综合、整理而成的，现征得碧野先生本人的同意，作为本书的“代序”。

①指1993年4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碧野文集》。

不同的说法,但我认为,实际上的成名作,真正的成名作,是1938年我在武汉写的报告文学集《北方的原野》。《北方的原野》是我在“两湖学舍”完成的。那时我因为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不满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一气之下,离开一八一师,来到“战时首都”武汉。抗战前线血与火的亲身经历,武汉空前高涨的抗战气氛,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北方的原野》一发表,就受到好评,茅盾亲自推荐,说它是“民族的火花”。可惜我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本书了。总之,《北方的原野》才是我真正的成名之作。

“抗战文学”是现代文学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今天,也有很大的意义。我的很多作品,像《北方的原野》,像《太行山边》,像《在北线》,像《乌兰不浪的夜祭》,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你要我口述抗战期间的文学创作,我很赞成。我九十多了,记忆还可以。不过最近精神也不是很好,有时候头昏,家人知道。家人跟我说话的时候,很简单的,太长了我经受不了。口述要高度集中,不高度集中那不行的,所以蛮为难,请你理解。口述历史?这还是个新鲜的东西,看来很有意义,需要普及,推广,宣传。

你来看我,你来写我,我很高兴。我眼睛不好,所以你的文章^①写好以后,我也不看了。你当了一二十年编辑,不简单呀,相信你工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家人可能看了

^①指本书作者写的碧野先生的文学小传《现代文学家碧野》,见本书“附录”部分。

吧,因为也没有听提出什么意见嘛。但文章发表以后,你要送我一份,留个纪念嘛。

报告文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品种,现在似乎没有抗战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那么繁荣,相对于其他文学品种,大作家、好作品似乎也少一些,需要努力。你热心写报告文学,并且有作品问世,这很好,要坚持。目前你有新的作品集出版,这也是好事,值得祝贺!书出来以后,还是送我两本,作个纪念吧!

希望你不断努力,写出好的作品。你们青年人在文学上还是大有作为的!

让“易碎”的新闻 恒久“流通”下去 (序言)

原长江日报副总编辑 陈修诚

法国著名学者贝尔纳·瓦耶纳在其《当代新闻学》一书中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同易变质的食物一样，新闻也是一种过了一定时间就会停止流通的产品。”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很好理解，用时下流行的媒体语言来说就是：新闻是易碎品。易碎到什么程度？大家看看各种媒体的激烈竞争，尤其是纸媒、电媒、网媒新闻信息的日新月异乃至瞬息万变，也就可想而知了。

新闻是易碎品，但新闻作品却有不易碎的一面，一些优秀的新闻作品甚至具有永恒的“流通”价值，比如邹韬奋、范长江的新闻作品，比如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比如法拉奇的人物专访，比如我早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时学习并保存至今的一些优秀新闻工作者撰写的现场消息和事件通讯，等等。这些新闻作品所反映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事实虽然已经成为“停止流通的产品”，但

这些新闻作品本身却仍在继续“流通”，并且还将继续“流通”下去。而事实上，那些已经“停止流通”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事实本身，也由于其赖以传承的新闻作品的继续“流通”而获得了继续“流通”的机会。

事实上，新闻作品确实也不应该像新闻事件和新闻事实本身那样“易碎”。对于许多新闻作品而言，它们实在也有存续下来的必要：于公，可以保存历史资料，并供新闻后学学习借鉴；于私，则可以记载个人业绩。现在国内有一些比较优秀的新闻从业人员，尤其是一些报纸杂志比较优秀的文字记者和文字编辑，在从事了一定时间的新闻工作之后，都会“停”下来，将自己那些“停止流通的产品”重新整理成书，出版发行，在另一领域开辟“流通”渠道。余坦坦同志便是其中身体力行的一位。

本书作者余坦坦是我曾经工作过的长江日报的一位新闻编辑，同时也是一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颇有才气与思想的青年作家，《笑遨江湖》是他新闻从业20年来所发表报告文学和企业、学校通讯作品的一个结集。在余坦坦身上，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值得予以褒扬，这就是他的勤奋精神。余坦坦是报社的一位夜班编辑，十几年来一直过着作家路遥曾经形容的“早上从中午开始”黑白颠倒式的生活，但他并没有被这种生活所捆绑，甚至“麻木”，而是在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比较出色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余，以超量的勤奋和毅力，完成了眼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篇又一篇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此外他还有长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人物传记和口述史作品问世。身为普通

的夜班编辑，能像余坦坦这样孜孜不倦于写作乃至创作者，在国内夜班编辑这一族群中，诚然可以找到“先行者”和“同行者”，但从新闻大军的浩浩荡荡、数以几十万计来看，应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因此弥足珍贵，值得肯定与提倡。观其作品，同样值得褒扬。浏览《笑邀江湖》，你就会发现其中展现的是一部企业发展的历史，塑造的是一个当代企业家的形象。一卷在手，可以说把握了楚地多少企业的兴衰脉络；掩卷而去，可以说领略了三镇几多企业家的喜怒哀乐。说《笑邀江湖》是“创业史”，说《笑邀江湖》是“英雄谱”，说《笑邀江湖》是市场经济的“晴雨表”，说《笑邀江湖》是商海搏杀的“实战录”，我想都不为过。

限于篇幅，恕不赘言。遥祝余坦坦有更多好的作品能够“流通”开来，并“流通”下去，既丰富我们的“新闻大观园”，也充实我们的新闻基业。

2006年12月28日于北京
顺义嘉浩国际商住别墅城

人生四十才开始

(自述代自序,兼作呈给
朋友们的一张“名片”)

开 场 白

民间有句俗话,叫做“人到中年万事休”。

我的散文随笔集《梅圃清流》出版后,同事黄鹏飞写了一篇表扬我的文章。有趣的是,文章的标题刚好与那句民间俗话相反,叫《人到中年事不休》。

两种说法说的都是人到中年时的情景,但它们各自拥有的一个关键词——“休”与“不休”,却描绘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其实客观地讲,人到中年以后——通常是指40岁以上吧,“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心理、生理现象和行为趋向,而“不休”则只存在于少数人当中。而到底“休”还是“不休”,除去外在的不可抗拒的因素和自身的健康因素之外,归根结底就取决于一个人的心态了,也就是“欲休”则“休”、“不欲休”则“不休”。

对我而言,我觉得40岁不过是人生的真正开始,或者说是人生大戏一轮新的开始,起码是我写作人生的新的开始。套用上个世纪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新闻记者沃尔特·皮特金的话说就是:人生四十才开始!

事实上,我对“人生四十才开始”的这一判断,决非是简单重

附和附和沃尔特·皮特金的观点，而是建基于我对人生阶段性的另一种理解。

在我看来，漫长的人生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即：“不自觉的人生”和“自觉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实际上从母亲受孕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然而，直到我们出生，直到我们混沌初开，直到我们散尽乳臭，直到我们长大成人，甚至直到我们大学毕业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乃至结婚生子之后，我们的人生却每每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6岁以前我们混沌未开；12岁以前我们懵懂无知；18岁以前我们为了“穿皮鞋”而被动学习，迎战高考；22岁以前我们为了有一份好工作或者是考研而努力钻研甚至是钻研；参加工作以后，为了业绩，为了晋级，为了成家立业，为了娶妻生子，我们不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含辛茹苦，勤扒苦做；而立之年，我们抱上了大胖小子或者是“千金”，孰料高兴之余，却是更大的负担和更大的苦恼——养育好一个孩子所需要的金钱和精力足以压弯任何一位英雄好汉的腰！这种“不自觉”的或者是被动的人生状况通常要持续到40岁左右，因此40岁以前的人生——当然少数精英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大多是“不自觉的人生”。

而40岁，往往是“不自觉的人生”的终点，同时也是“自觉的人生”的起点。现实生活中，40岁也的确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节点：经历和精力、智力和能力往往在这个时候达到了一个高峰。并且当此之时：我们的工作已经基本定型，一般不再需要你去四处应聘，求爷爷告奶奶了；我们的事业已经成功，或者没有成功，或者已经失败；我们的家庭已经固定或者解体；我们的孩子一般已经读到初中，尽管对他或她来讲真正的拼搏也许才刚刚开始，但对于我们来说，却已经是度过了最难熬的“带伢时代”……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搭建了一个相对于前40年来讲更为坚实的平台，也使我们有更多的能力和机会来掌控甚至操控自

己的人生,从而开启一扇新的人生之门。

许多人在40岁前后感到灰心丧气,是因为他们已经明显地感到自己的体力或者精力已经大大不如30岁或者20岁的时候了,因而宣布自己退出竞争,或淡出竞争激烈的工作而甘于平庸的工作。然而有一点也许被他们所忽略了,那就是人的成功往往并不单纯靠的是体力或精力,有时更需要的是经历和智慧;而根据科学研究,智慧,在人40岁前后的时候,是臻于顶峰的。不是吗?人在20岁的时候是精力和体力最充沛的时候,但除了学习成绩可资骄傲之外,往往又是一生中事业上最没有出息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历和智慧不够。

其实,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那样,“人生四十才开始”更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新的人生态度。而“态度”,诚如“老狐狸”米卢所说的那样:Attitude is everything!它的确可以决定和影响你人生的路径和方向,并进一步决定你人生的成色和质量。

经过40年的跋涉和攀援之后,如今我正站在这一新的起点上。站在这一新的起点上,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我将要走去的方向以及我准备去翻越的几座高山,而再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摸着石头过河”了。对于未来,我跃跃欲试,并且充满信心。

以上算是本文的开场白。接下来我就想讲一讲我们家和我自己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大概可以构成我的“自传”,也权作呈给朋友们的一张“名片”。

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

我是个军人的孩子。包括父母在内,家族、亲戚里曾经出过不少革命军人。在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从初创到壮大的每一个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前身公安军,都活跃

着家族亲人们英武的身影,倘若把他们每个人的戎马生涯都汇聚在一起,那简直就是一部我军军史的缩影。其中我知道的至少就有7位,他们是:

堂姨父顾鸿(又名顾节鼎),1933年参加革命,1935年入党,1936年参加红军,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姨父李玉治,1938年参加八路军。

二舅葛林,1938年参加新四军。

三舅葛耀东(原名葛球招),1949年参加解放军。

父亲余良士,1949年参加解放军,1952年参加志愿军。

母亲葛访明,1965年由军队职员转为解放军现役军干。

表姐夫李业春,20世纪60年代参加解放军。

长得一表人才英俊帅气的堂姨父顾鸿,是家族中军衔最高的革命军人。堂姨父顾鸿参加红军后,于1937年赴延安学习,1938年3月调赴新四军,任皖西游击师特务队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特务大队大队长、江北游击纵队营长、巢湖独立团团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皖北军区警备第二旅副旅长、代师长、解放军步兵学校校长、解放军工程兵学校校长等职。可以说,堂姨父顾鸿既是一位战功卓著的骁将,也是一位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事指挥干部和工程技术干部的儒将。姨父李玉治是我二舅葛林的连襟,解放战争时期任解放军一野1兵团1军1师1团团团长,抗美援朝时期任志愿军1军1师1团团团长,后任解放军总部某首长办公室主任,上个世纪70年代起任陕西省军区参谋长等职。同样长得一表人才英俊帅气的二舅葛林是家族中颇具传奇与神秘色彩的人物,解放初曾是设在张家口的解放军工程学校的负责人之一,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是军队里的高级干部,50年代中期在设于南京、由刘伯承元帅担任院长的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毕

业后又回到军委总部和国防部的重要部门从事重要工作,但具体做什么,我父母甚至我舅妈都说的不是很清楚。不过2007年春节,我给远在北京香山的姨父李玉治打电话拜年,谈话中,老人家回忆:我的二舅葛林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受命出任我军某导弹部队军事主官,所率部队1960年前后击落过美国U-2高空侦察机^①。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二舅葛林最确切的职务和工作。二舅葛林因积劳成疾逝世后,骨灰一直都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三舅葛耀东1949年5月于上海参加解放军,成为三野9兵团33军99师的一名解放军战士。33军后奉命改编为华东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司令部,三舅葛耀东又成为华东公安部队16师48团2营6连一名公安战士,任连队党员小组组长和战斗组组长。1952年,三舅葛耀东响应国家支援地方建设的号召转业,曾任安徽省庐江县戴家桥乡指导员等职(大舅葛球元时任庐江县谷丰农业社社长)。远亲和同辈、晚辈当中也还有一些,在此就不枚举了。我儿时的伙伴后来很多都参了军。我的哥哥余天泽(原名余京京)本来也应该是解放军中的一员,只因当知青时下乡劳动错过了体检,而与军旅生涯擦肩而过。

在这所有军人里面,相对来说我最了解、对我影响最深的当然就是我父亲。因此在这里,我要重点说一说他。

父亲的经历比较丰富,在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父亲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叶出生的人,祖籍安徽霍山。1939年考入初中时,就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45年秋,父亲考入省立安徽学院^②教育系,毕业时获文学学士学位。1949年6

①查阅我父亲保存的1969年翻印、供内部参考的一本《读报手册》,所载《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打落美蒋飞机一览表》显示,我国首次打落美制蒋机U-2型的具体时间是1962年9月9日。

②即安徽师范大学前身。

月参加革命,先在芜湖市干部学校学习,9月受芜湖市人民政府民政局指派,与沈曙中同志一起接收原国民党驻军的育幼小学,完成任务后即到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不久,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当时设在南京的华东军政大学学习。1950年底毕业后,分派到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72师216团2营机枪连任文化教员;1951年1月,调团宣教股任文教干事。朝鲜战争爆发后,1952年9月随部队入朝作战,任216团政治处宣教股通联干事,参加过朝鲜东线元山港抗敌登陆防御作战。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胜利后,1952年底,父亲所在部队奔赴朝鲜中线战场,执行守卫上甘岭英雄阵地任务达5个月之久。1953年5月回国后,父亲先后在志愿军第9兵团速成中学、24军八一中学、解放军第二坦克预备学校任教员。1957年6月,父亲调到南京的军事学院,任“文化教授会”教员,后调学院装甲兵系政治处任教员。1957年,解放军军事院校大发展,军事学院各个系各自单独组建相应的军、兵种学院,装甲兵系成为装甲兵学院,迁至山西大同,院长由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的许光达大将兼任。1958年6月,父亲即调到装甲兵学院,先后任:学院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具体工作是编辑院报《装学报》;学院训练部教务处参谋,并曾参加院长黄鹤显的战役战术教材、大纲的文字修编工作;南17班中文教员^①;训练部研究处编辑,与徐崇民、曾鹏飞等同志共同编辑《教学通讯》;宣传部干事,负责给军报写新闻报道,期间曾获《解放军报》“红旗通讯员”称号。父亲1955年被授予装甲兵中尉军衔,不久即晋升为上

①南17班即越南留学生班,学员均为来自越南人民军和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的团营连排各级干部。南17班原设在苏联某军事院校,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后,经中国政府同意,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转至中国,进入装甲兵学院继续学习。据父亲回忆,南17班约有学员一两百人,实行分班学习,中文教员只有父亲和林国材二人,另配备越南语翻译3人。